





學國學生叢書

論明証

傅東華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編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 | |
|-----------------|----|
|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 六 |
| 連雨獨飲 | 七 |
|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 八 |
| 還舊居 | 八 |
| 責子 | 九 |
| 歸田園居五首 | 九 |
|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 一一 |
| 己酉歲九月九日 | 一一 |
|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 一二 |
| 移居二首 | 一三 |
| 與殷晉安別并序 | 一四 |
| 悲從弟敬德 | 一五 |

| | |
|--------------|----|
| 答龐參軍并序 | 一五 |
| 雜詩八首 | 一六 |
| 和劉柴桑 | 一九 |
| 酬劉柴桑 | 二〇 |
|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 二〇 |
|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 二一 |
| 贈羊長史并序 | 二二 |
| 飲酒二十首并序 | 二三 |
|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 三一 |
| 於王撫軍座送客 | 三一 |
|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 三二 |
|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 三四 |

| | |
|--------|----|
| 九日閒居并序 | 三五 |
| 歲暮和張常侍 | 三六 |
| 擬古九首 | 三六 |
| 遊斜川并序 | 四〇 |
| 乞食 | 四一 |
| 有會而作并序 | 四二 |
| 挽歌三首 | 四三 |
| 〔附載〕 | |
| 桃花源詩并記 | 四四 |
| 詠貧士七首 | 四六 |
| 詠二疏 | 五〇 |
| 詠三良 | 五一 |

| | |
|---------|----|
| 詠荆軻 | 五一 |
| 讀山海經十三首 | 五二 |
| 形影神三首并序 | 五八 |

導言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兩句詩，雖是作者寫他自己對於自然和人生的洞見，卻髣髴是預先代我們後世的讀者說的。我們苟不跟中國文學太隔膜，那末就單看見「淵明」、「元亮」、「陶令」、「靖節先生」這幾個名字，便要聯想到酒，聯想到菊花，——聯想到一種特調的高風亮節了。我們讀他的詩，常得着一種渾然的美的印象；但覺有一種真淳的風趣沁入我們的脾肺。你若想去批評牠，分析牠，總覺得無從批評起，分析起。這正是真藝術的特色——凡是真藝術，都是不容分析的。

但我們若果把他的作品細細咀嚼一下，也未嘗不可略略知道他的生平，

○飲酒詩二十首之五。

窺見他的人生觀，並明白他的藝術所以不朽之故。

陶淵明生於公元三六五年，卒於四二七年，正當晉宋易代，天下騷然之際。他的生地柴桑，南望匡廬，爲中國最大名勝之一，北襟大江，東吸鄱陽湖——山水之秀，俱不缺乏。

他的生平事蹟很是簡單，我們可以將牠粗粗分做三段。第一段是他「投耒學仕」以前的少年時代。我們曉得他雖是累代簪纓，○卻全不像一個宦家子弟。他從小便須自耕而食，絲毫叨不着祖上爲官的一點光；從知他的祖先的人格必定非常高尚，而他的遺傳的天性也必定極其純潔的了。

關於他的少年時代的生活，史上都無記載，但我們看他詩裏，一則曰「弱

○曾祖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祖茂，曾爲武昌太守；父某，亦曾爲官。參看年譜。

年逢家乏，^①再則曰「疇昔苦長飢」^②。可見他少時的境遇是很困苦的。又看他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③

又說：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④

則可見他當時頗有一種意志飛揚不可一世之概。故彼時他雖已識得「秉耒力時務」之「多所欣」^⑤，卻也未嘗沒有用世之意，只無如「求之靡途」^⑥。徒有「願盼莫誰知」^⑦的感慨罷了。

從二十九歲爲州祭酒到四十一歲賦「歸去來兮」永歸田園——這十三年的生活，是他自己所謂「誤落塵網中」^⑧的生活，便是他一生的第二時期。在

① 有會而作。

② 飲酒詩之十九。

③ 雜詩之五。

④ 擬古之八。

⑤ 辛卯始春懷古田舍之

二。⑥ 歸去來辭序。

⑦ 辛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

⑧ 歸田園居之一。

此期內，他嘗了好幾次做官的滋味，卻是愈嘗愈覺惡劣，結果，只使他和田園的感情一天濃厚似一天。

他既嘗過爲州祭酒時『不堪州職』^①的況味，所以始作鎮軍參軍時，便已存一個『暫與園田疏……終返班生廬』的念頭。又說『勉勵從茲役……終懷在歸舟』^②『投冠旋舊廬，不爲好爵縈』^③可見他這種做官實在是一百二十分的不耐煩。及至後來喪母喪妹，^④連遭變故，於是毅然決然的斷了做官的念頭。這在他那歸去來兮辭的序裏寫得很明白，讀者自能見到，無須累贅了。

他既有過這番經驗，以後就再不敢領教做官的滋味，故終其身不復出仕。這就構成他一生的第二時期。但是這一期間又可分爲兩段：第一段是他初歸田園的幾年，其時因『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⑤正如羈鳥歸林，得其所哉。日

① 昭明傳。

②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③ 辛丑赴假還江陵。

④ 參看年譜。

⑤ 歸田園居之一。

得與一二素心人『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①真是說不出的逍遙自在！但到第二段——卽五十四五以後，——一來景況日非，不但買不起酒，甚至須向人乞食，二來目擊朝代更易，雖則他胸襟曠達，未必計較你姓司馬的或姓劉的做皇帝，但看當時殺人放火的殘暴行爲層見疊出，總不免心中有點感忿，因而所唱的盡是楚調了。好在他對於『有生必有死』②的道理素常參透，所以臨死時候還能好整以暇的做了三首挽歌和一篇自祭文，然而我們讀他的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③
幾句，也已感着無限悲涼了！

陶淵明的詩，全都涵泳在一個「自然」裏面。他的作品可描寫的是自然的

○移居篇。○挽歌第一首。○挽歌第三首。

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的靜態，一是自然的動態。他對於這兩個方面都有一種深澈的洞見，所以從靜態說時，他寫春初，便說得出

『鳥嘒歡新節，冷風送餘善。』^①

寫深秋，便說得出

『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②

寫冬雪，便說得出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絜。』^③

這都是千古不朽的名句，決非對於自然界沒有真正洞見的人說得出來的。

他所以代表自然的動態的，就是詩中常見的所謂「運」所謂「化」所謂「大化」，「遷化」，「大鈞」等等名詞。大概這些觀念，都是從列子哲學得來的。他基

① 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一。

② 己酉歲九月九日。

③ 辛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

於他的『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①的宇宙觀，以構成他的「委運」「憑化」的人生觀，但他卻不是那種放浪形骸之外的頹廢派，所以他到五十多歲還仍舊能毅

『貧居依稼穡，勩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②

他又不是那種講究清淨寂滅的出世派，所以當那淨土宗的白蓮社中人約他入社時，他拒絕道——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③

他的主張可以

『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④

兩句話總括之。

①形影神之三。

②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③和劉崇柔。

④列子楊朱篇。

但他雖承認「人」無非是自然的一部分，卻以爲「有生之最靈者人也」^①，所以他的神釋篇^②說：

「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神）故？」

因此，他覺得人生比其他一切「有生」爲有意義，須不僅在能「全」之而已。這樣的人生觀，我們可引列子^③裏的一段話來代表牠：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④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他因爲求「不窶」這才

「秉耒力時務，解顏勸農人」^⑤

①同上。

②形影神之三。

③楊朱篇。

④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

也因為求「不窶」所以他說：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①

又說：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②

但他卻決不願「殖」所以他說：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閭居。』^③

又說：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④

他承認「樂生」和「逸生」是人生的最終目的，所以一則曰「淹留豈無成」^⑤再

則曰「棲遲詎爲拙」^⑥

① 移居篇之二。

②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③ 飲酒篇之十。

④ 同篇之十一。

⑤ 九日閒居

⑥ 辛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他對於儒家「憂道不憂貧」的主義原是贊成的，但不主張不憂貧便不工作，因而覺得儒家的主義未免太空疏一點，所以他說：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思長勤。」^①
又略帶一點譏諷的語氣道：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苟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歛衽，敬歎厥美！」^②

他覺得這種不履田園的「超然」態度是不對的，所以他跟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③

換句話說，他是澈底主張勞工神聖的。

以上是我們這位大詩人的人生觀的大概，但還不足以代表他的全人格。

① 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

② 勸農：本編未錄。

③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因為我們曉得他本來是一個意氣飛揚的少年，後來雖則

『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而這種「壯且厲」的「猛志」始終還潛伏在他的性格的深處，所以他對於歷史上的人物，是仰慕荆軻[○]和田子春[○]一流人物的。

我們讀他的形影神三首，知道他的消極主義（以「形」爲象徵）和積極主義（以「影」爲象徵）曾經有過一度的戰鬪，看看分不出高下，這才「神」出來排解，方是他的人生觀的確定。

然而理想和現實是常常要發生衝突的；他的這種人生觀固然合理，但是實踐起來時，卻常常要受「現實」的阻難。你看他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

○雜詩之二。

○見詠荆軻。

○見擬古之二。

穎糧。御冬足大布，蠶絺以應陽。」

然而

『政爾不能得』

真是

『哀哉亦可傷』○

了！他於是覺得就是這樣平淡的生活也不能不有如桃花源裏的那種理想社會才得實現。然而桃花源裏的社會畢竟不過是一種「烏托邦」罷了：叫他從那裏去「問津」呢？於是我們這位詩人就不得不另去找一個「避秦時亂」的地方——就是「酒」了。「酒」是他逃避「現實」的唯一所在，也是他抵擋「現實」的襲擊的唯一武器。他不滿意於兒子時，便說：

○雜詩之八。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①
感到歲月擲人時，便說：

『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②

你看他的酒的好處！——

『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③

自來批評陶詩的人，從梁蕭統到現代不下數百家，這裏只能略引數家之說以備參考。蕭統說：

『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陶集原序

① 責子。

② 還舊居。

③ 連雨獨飲。

鍾嶸說：

『陶潛詩……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詩品

蘇軾說：

『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東坡詩話

這種種說，當然也各有所見，但就詩論詩，最能扼要的，當莫如朱熹和顧炎武兩家之說。朱子道：

『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子文集

顧先生道：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

也。』

這雖只說及陶詩的一方面，但這一個「真」字和朱子的「自然」兩字，確已把陶詩所以偉大所以不朽的原因括盡無遺了。至於他的想像力的豐富，則可於讀山海經十三首見之。

一九二六年九月，傅東華，於杭州。

陶淵明年譜

陶淵明舊譜余經見者有吳仁傑之靖節先生年譜與王質之栗里年譜。兩譜詳略不同，得失互見。此外通行者復有丁晏之陶靖節年譜，余未見。而註家所引，又多與吳王兩譜異者，從知此外尚有數家之譜，惜皆未見。晚近梁任公先生因「前人所說皆不能愜意」復撰一新譜（見國學小叢書中之陶淵明），但仍罅漏甚多。爰於註陶之餘，斟酌三家之說，參以己見，撰爲斯譜，非敢故爲立異，亦以心有所未安者，不敢苟同耳。

一九二六年九月東華識於杭州。

先生名淵明，一名潛，字元亮。

昭明傳云：『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吾人向來謙想所習，皆以淵明爲先生字。梁譜引集中祭程氏妹文及孟府君傳證明「淵明」爲名非字，是也。

潯陽柴桑人也。

潯陽舊爲縣，屬揚州之廬江郡。先生時，潯陽已改郡，屬江州，柴桑其一縣也。晉書陶侃傳：『本鄱陽人。

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先生爲潯陽人，自此始。

曾祖侃，晉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

此宋晉兩傳俱有明文。集中命子及贈長沙公兩篇亦是證據。詳見梁譜。

祖茂，武昌太守。

見晉傳及命子篇。

父某。

先生父名無考。命子篇云：『於皇仁考，寄跡風雲，知必嘗仕宦。』

母孟氏，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

集中有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是先生之外祖母，亦

卽其祖姑；其父母中表爲婚也。

晉哀帝興寧二年乙丑（公元二六五），先生生。

各書無紀先生生年者。宋傳云：『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昭明傳及晉傳同。準此追溯，則先生當生於興寧三年乙丑，吳王兩譜如此，向來俱無異議。獨梁譜根據八事，推算先生得年僅五十六，而謂其生年當在咸安二年壬申。今考梁譜之說，有力量不足為憑者，有頗牽強者，有按譜詩意而不可通者（說見下），以為大可不必多此一改，致使陶公橫滅七年壽數，故仍復吳王兩譜之舊，而定先生為生於是年。

帝奕太和元年丙寅，先生二歲。

二年丁卯，先生三歲，程氏妹生。

祭程氏妹文：『我年二六，爾纔九齡。』

三年戊辰，先生四歲。

四年己巳，先生五歲。

五年庚午，先生六歲。

簡文帝咸安元年辛未，先生七歲。

二年壬申，先生八歲。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先生九歲。

二年甲戌，先生十歲。

三年乙亥，先生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先生十二歲。喪父(?)

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時尙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梁譜據(一)顏諫之『母老子幼』句，(二)命子篇之『仁考』句，及(三)庚子歲從都還篇之『凱風負我心』句，而疑爲喪父。按三說中惟第三說不足用(說見下)，其一、二兩說均極有力量，但又無以解祭程氏妹文之『慈妣早世』，故祇能存疑。

二年丁丑，先生十三歲。

三年戊寅，先生十四歲。

四年己卯，先生十五歲。

五年庚辰，先生十六歲。

六年辛巳，先生十七歲。

七年壬午，先生十八歲。

八年癸未，先生十九歲。

九年甲申，先生二十歲。

十年乙酉，先生二十一歲。

示廬注簿鄧治中詩：『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潦飢饉，故云。』（吳說）

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二歲。

十二年丁亥，先生二十三歲。

十三年戊子，先生二十四歲。

十四年乙丑，先生二十五歲。

十五年庚寅，先生二十六歲。長子儼生（？）

先生五子，其年歲差次，可於責子篇中見之；其諸子不同母，可以與子儼等疏證之。歸去來辭序有「幼稚盈室」語，則先生二十九歲初仕時已不止一子，故長子儼至遲當生於是年。但又似不能再早，蓋責子篇之作，儼方十六，而先生已「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則至少已四十以上矣。若據梁譜，則作責子篇時，先生方三十四五，即使先生少即白髮之說爲確，又將何以解「肌膚不復實」一句耶？梁譜又假定儼爲元配所出，餘子均繼娶所出，亦非。命子篇所謂儼「漸免於孩」時，先生當未喪偶，若次子爲繼娶所出，則萬無祇與儼相差兩歲之理。今假定儼、份、佚俱孟氏夫人所出，翟氏僅生一修，其間相隔四年，似較近理，而與吳譜三十喪偶之說亦較合矣。

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七歲。

吳譜以始春懷古田舍二首爲作於此年，以集本作「癸卯」字爲誤，是也。先生未仕之前確曾躬耕，故飲酒篇有「投耒去學仕」之句。細玩二詩，明是先生因親嘗田疇之樂趣而懷想及古之耕者，故題云「懷古田舍」。梁譜謂爲「在江陵懷柴桑之作」，則詩意全不可解矣。且先生自「投耒」出仕之後，歷年均在軍幕，雖中間或因丁艱輟仕，但起服後仍爲建威參軍，爲彭澤令，直至乙巳賦「歸去來兮」。

之後始復決然歸耕。此二詩若爲癸卯歲作，則先生爲鎮軍參軍後，已曾一度歸耕，未幾又一度「投耒」而爲建威參軍，爲彭澤令，如此忽耕忽仕，似於情理難通也。

是年十二月，又有與從弟敬遠詩，集中亦誤題癸卯。按詩云：「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願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此正是歸去來辭序所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之意，蓋彼時先生亦未嘗無出仕之意，而「願盼莫誰知」故「求之靡途」，乃亦不免感慨耳。若此詩爲癸卯歲作，則不應作此等語，且「平津苟不由，栖遲詎爲拙」兩句亦難解矣。

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八歲。次子俟生（？）

按責子篇，長子儼與次子俟相差兩歲，故假定俟生於此年。

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九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三子份、四子佚生（？）

飲酒篇云：「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知先生初仕，當在此一兩年中。梁譜膠執顏諫「州府三命不就」之句，而否認出任州祭酒爲投耒學仕，甚屬無謂。蓋本傳所謂「親老家貧，

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云云，豈可一筆抹煞耶？

三子份四子佚均小次子一歲，故假定生於是年。

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歲喪妻。

示胤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弱冠，『始室』並指年齡。曲禮：『三十壯而有

室』，故定先生三十喪妻。（此吳譜說，極是。）王譜，梁譜並云二十，蓋以『弱冠』二字直貫下句，則

『始室喪其偏』句頗費解矣。

二十年乙未，先生三十一歲。

二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二歲。繼娶翟氏。（？）

昭明傳稱『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志同。』觀責子篇，諸子不同母，則此翟氏之爲繼娶，可無疑

義。先生喪偶既在三十，五子佚又祇小四子四歲，則繼娶之年必在此一兩年內。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先生三十三歲。五子佚生。（？）

佚小份，佚四歲，故假定爲此年生。

二年戊戌，先生三十四歲，爲鎮軍參軍。

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陶澍年譜考異及梁譜，並謂爲劉牢之參軍，是也。

三年己亥，先生三十五歲，在軍幕。

是年十一月，海賊孫恩陷會稽。劉牢之率衆東討，先生從幕。飲酒籍之。『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即指此。（梁說）

四年庚子，先生三十六歲，從都還柴桑。

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中有『戢柁守窮湖，』『延目識南嶺，』『久遊戀所生』等句；『湖』指鄱陽湖；『南嶺』指廬山；『所生』謂生地，故其爲還柴桑，明甚。梁譜謂爲還江陵，似太杜撰。又梁譜解『凱風』爲用『母氏劬勞』之典，亦誤。此處『凱風』僅謂南風，與國風詩意無涉；蓋果用國風詩意，則不但與下句意義不能連貫，即本句亦頗費解矣。先生由建康溯江而上，既過湖口，距潯陽百餘里處，舟須折而南，則南風正是逆風，故曰『負我心』也。

五年辛丑，先生三十七歲。七月從軍幕，乞假遷江陵寓。是年冬，喪母。（？）

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於此有兩問題：此所謂『還』還家乎？還任乎？若謂還任，則先生此時果仍爲鎮軍參軍便應云還京口，不應云還江陵。謂其時先生僑居江陵而由京口還家（梁說）耶？則去年庚子之還，明明是還柴桑故居，何以突然移家江陵耶？此一問題也。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與言泣血。』此明明述在江陵喪母（？）之事。然則先生之母及妹何以俱在江陵耶？此又一問題也。意者，先生自去年由都歸後，即移家江陵，故喪母居憂，俱在江陵寓中。乙巳年使都時，亦尙在江陵寓，故有『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之語。及其年補彭澤令，始歸柴桑上京之舊居，以彭澤離家近也。至其何以移居江陵，則不可知矣。

按梁譜推定先生得年僅五十六者，即以此詩『爲無上威權之資料』之一。依梁先生推算，辛丑淵明三十歲，與辛酉之五十歲正合，故以爲淵明得年僅五十六，可無疑義，殊不知如彼之說，則詩意有不可通者，此斷章取義之過也。梁先生當知辛丑年淵明方爲鎮軍參軍，何得謂『與處事實』？且即使淵明之投末學仕爲自作鎮軍參軍始，亦不得謂閒居已有三十載也。吾人由此，可以斷定彼時淵明

已決不止三十歲。蓋此所謂「閒居三十載」者，乃指未投耒以前之一段期間而言。依舊譜，淵明二十九歲始起爲州祭酒，則「閒居三十載」之語正合矣。然詩中何以特提此三十年之閒居生活乎？則當知此詩之主眼全在第五句「如何捨此去」之一「此」字。「此」者，故鄉也。作者之意若曰：此故鄉者，吾嘗於此有三十年之閒居生活，吾嘗居此而與塵事遠隔，吾嘗於此與詩書敦宿好，吾嘗於此賞林園之雅趣，今如何捨去不居，而須遙遙至南荆乎？蓋作者彼時雖倚寓江陵，而對於故鄉仍時懷想不置。此次赴假，不還故鄉而還江陵，則又觸起故鄉之念，於是當初三十年閒居生活遂不覺復現於想境。此正全詩之精神所在，乃梁先生未見及此，徒執「三十載」三字而遽定爲作詩之年，不亦太「泥視」乎哉！

元興二年壬寅，先生二十八歲。在江陵居憂（？）

二年癸卯，先生三十九歲。在江陵居憂（？）

吳譜謂飲酒詩二十首此年作，非也。說見後。

三年甲辰，先生四十歲。起服，爲建威參軍。

是年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先生參其軍事。

連雨獨飲篇有「僂俛四十年」句可假定爲此年作。榮木篇有「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句亦可假定爲此年作。

義熙元年乙巳先生四十一歲春三歲奉使入都歸後移家還柴桑舊居八月補彭澤令十一月自免歸自此不復仕是年程氏妹卒。

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經錢溪詩。

歸去來辭序明書「乙巳歲十一月」又言「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可知先生爲彭澤令在是年八月自免歸在十一月也。

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測滄多所悲」先生以庚子年移居江陵至今前後六年故知其還舊居在此年又集中此詩列在乙巳爲建威參軍使都一首之次其上更不標甲子亦是一證。歸去來兮辭云：「彭澤去家百里」昭明傳云：「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從知還舊居在補彭澤令之先。祭程氏妹文云：「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

僂而酌之……」從知程氏妹卒於是年，故至義熙三年已『服制再周』矣。

青子篇亦可假定此年作，因此時長子儼已十六歲。

二年丙午，先生四十二歲。

有歸田園居詩五首，其一云：『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蓋先生自癸巳出山爲州祭酒，其後又爲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至此適十三年也。惟各本『十二』均誤作『三十』，（吳譜始疑各本作『三十』之誤，極是。）則不可解矣。蓋所謂『誤落塵網中』者是喻入仕，非喻人世，此顯而易見者也。梁譜竟認『塵網』爲喻人世，而遽定此詩爲先生三十歲所作，然則下兩句之『戀舊林』、『思故淵』不須均作喻「死歸」解耶？寧有是理哉！

三年丁未，先生四十三歲。

有祭程氏妹文。

四年戊申，先生四十四歲。六月，家遭回祿。

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中有『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句，是年先生四十四歲，與此正合。梁

譜改「四十」爲「四九」謬矣。

五年乙酉，先生四十五歲。

有乙酉歲九月九日一首。

六年庚戌，先生四十六歲。移居南村。

集中有移居二首。李公煥箋云：『靖節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按此柴桑里不知是否卽上京。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南里之南村。『據梁譜引錄江州志亦云：『公本居南山之上京，後遷火徙南村。』惟未言移居在何年。』按回祿之變，是前年戊申事。據李說，可推知移居當在今年。又移居篇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農夕。』係指龐通之、殷景仁、顏延之輩。與殷晉安（景仁）別詩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此「太尉」卽劉裕也。裕以明年（義熙七年）三月受太尉。按通鑑如此，梁譜誤也。殷爲參軍，當亦明年事。詩中言『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隣。』謂在南村與殷爲隣也。別殷詩既可推定爲明年作，則移居詩必今年作無疑矣。

又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當作於移居篇之先。

七年辛亥，先生四十七歲。

有與殷晉安別詩。（見前）有祭從弟敬遠文。

八年壬子，先生四十八歲。

有答龐參軍詩。（指五言一首。其答龐參軍之四言，後作。梁譜謂同時作，誤。）序云：『自爾隣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遊……』此即龐通之，先生移居南村後與之爲隣者也。移居既推定在庚戌年，則冬春再交，當在本年。

九年癸丑，先生四十九歲。

十年甲寅，先生五十歲。

有雜詩十二首，中有『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句，故可假定爲此年作。按此『忽已親此事』句別無寓意，梁譜據丁譜，謂係暗指劉裕篡晉之事，因認爲永初以後作品，非也。

集中有和劉柴桑及酬劉柴桑各一首，舊註均謂劉柴桑卽劉遺民，當可信。梁譜云：『是年釋慧遠合繹索百二十人結白蓮社於廬山之東林，劉遺民爲誓願文……邀先生入社，先生謝焉。』當亦有據。

然則和劉二篇當是此時所作。

十一年乙卯，先生五十一歲。

十二年丙辰，先生五十二歲。

有丙辰歲八月於下溪田舍穫一首。

有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昭明傳云：「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

共在北講禮。」據宋書檀韶傳，韶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二年，則此詩當是本年作。

十三年丁巳，先生五十二歲。

有贈羊長史詩一首。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長史名松齡，「銜使秦川」謂賀

劉裕克復關洛事。事在義熙十三年，故知此詩作於本年。

有飲酒詩二十首。各譜皆執「行行向不惑」一句，以爲是先生四十前後所作，非也。按此詩前段，乃追

懷往事之口氣，其意若曰：追近不惑之年，遂自知其不復有成，於是更無用世之意而甘抱固窮之節

矣。此言當日棄官之動機，非指目前也。至第十九首之「亭亭復一紀」句，則確乎點明作詩之年。然此

一紀，乃『歸田里』以後之一紀，詩意甚明，可無疑義。先生最後歸田爲乙巳，故推定飲酒詩二十首作於本年。

十四年戊午，先生五十四歲。徵著作郎，不就。

南史本傳云：『義熙末，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

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首，中有『結髮念善事，僬僬六九年』句，故定爲本年作。

有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王撫軍，王弘也。弘以義熙十四年爲江州刺史，故知此詩爲本年以後作。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劉裕弑晉安帝。

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先生五十六歲。

是年宋武帝廢晉恭帝爲零陵王。

九日閒居詩云：『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舊註謂指易代之事，當可信。故定爲本年作。

擬古詩九首亦本年作。其九云：『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顯指易代之事。

二年辛酉，先生五十七歲。

有遊斜川詩一首。梁譜云：「案此詩爲考先生年歲最主要之資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紀時日」而序之發端明記「辛酉正月五日」詩之發端云「開歲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齒五十，絲毫無疑議之餘地也。……俗子強作解事，見序中有「正月五日」語，因奮臆改「五十」爲「五日」。殊不知「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此二語如何能相連成意？慨歎於歲月擲人者，豈以日計耶？况序中明言「各疏年紀」，若作「開歲五日」所疏年紀何在耶？按吳譜引馮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倏五日」與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此所謂東林舊本，今雖不復可得，然可信其決非杜撰，則何得謂爲「俗子強作解事」者之「臆改」耶？且「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兩句，吾人若注意「倏」字，則正非「五日」不能相連成意。五十年之歲月，豈能倏然而至耶？歸去來辭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蓋歲時伏臘，最易惹起歲月擲人之感。甫言換歲，倏又五日，光陰誠迅速哉！其在暮年，能不起歸休之感乎？至序中末句，明言「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此年紀，鄉里，似皆附註詩後，集中不載。梁譜爲自圓其說計，特將「鄉里」二字刪去。然各本俱有此二字，梁先生詎能一手掩盡即

如梁先生所言，「五十」爲疏年紀，然則所疏之「鄉里」何在耶？此爲梁譜推算淵明得年僅五十六之主證，既如是其粗疎，則其他證據可知矣。想陶公精爽果存，當向梁先生索還此七年之壽數！

述酒一篇當亦本年作。湯注云：『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偉使執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依梁譜引）

三年壬戌，先生五十八歲。

少帝景平元年癸亥，先生五十九歲。

文帝元嘉元年甲子，先生六十歲。

二年乙丑，先生六十一歲。

三年丙寅，先生六十二歲。

四年丁卯，（公元四二七）先生六十三歲。九月卒。

有挽歌三章，中有『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句。有自祭文，云：『歲惟丁卯，律中無射……陶子將

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

昭明傳云：『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右譜因注重作品年次，故略於事蹟，讀者可參看吳、王、梁三譜，以知其詳焉。——編者附註。

凡例

一、本編所選均五言，四言不錄，五言經各家證明僞作者不錄，可疑者不錄，詩義隱晦者不錄。一題不止一首者均全錄，唯雜詩十二首僅錄八首。

一、本編舊註所依據者爲四庫全書抄本陶淵明集、湯漢注本、毛晉汲古閣本、吳瞻泰陶詩彙注、溫汝能陶詩彙評及十八家詩鈔之四家註。新注重詁義，典實亦間有補考。

一、各本字句互異者不主一本，唯擇最安者從之，編中不復註明從何本。

一、原集次序甚亂，本編依新撰年譜重爲排次，俾讀者一覽而知作品氣性之變遷。其不能考定年歲者，按本詩之氣性順次之。詠史各章，讀山海經十三首及桃花源詩，形影神三首，均不能考定何年所作，本編作爲附載，列諸編末。

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①二首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哢歡新節，冷風送餘善。②寒草被荒蹊，地爲罕人遠。是以植杖翁，③悠然不復返。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思長勤。秉耒力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卽事多所欣。耕者有時息，行者無間津。④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隣。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①吳瞻泰說：「按題曰『懷古田舍』，故二首俱是懷古之論；前首荷篠丈人，次首沮、溺，皆田舍之可懷者也。」

②莊子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③植杖翁指荷篠丈人。

④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辛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絜。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屣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栖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橫木爲門，謂之衡門，言卑陋也。

○閉必結切（夕一），閉也。

○簞，盛飯竹器也；瓢，剖瓠爲

之。論語：「一簞食，一瓢飲。」

○漢武帝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今直隸鹽山縣南）侯。

後人謂封侯爲「平津」，不由言不由其道也。

和郭主簿二首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游閑業，○

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翫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②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氣，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①藹藹樹繁茂貌。

②南風謂之凱風。

③飄，音標，暴風也，泛作風解。

④遊者，玩物適情之

意；閑業，非急務也。

⑤極，限制也。

⑥秫，高粱也。

⑦簪，音森切，華簪，仕者插髮之具。忘華簪

謂忘仕宦也。

⑧和謂溫和，澤謂潤澤。

⑨氛，氣也。

⑩爾指松，菊千載之內幽人不可見，但

與此霜傑永訣耳。

⑪檢，書署也，素尺素也。

⑫厭厭，安靜也。

諸人共遊周家墓拍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鳴響也。

○襟胸襟也；殫盡也；言已頗盡興也。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日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通鑑：『隆安二年九月，以劉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鎮京口（今丹徒縣）。』時牢之爲鎮

北將軍陶公參其幕，故曰「鎮軍參軍」。

①曲阿，今江蘇丹陽縣。

②冥會，不求自至之意。

③宛屈也，憩息也；通衢，喻仕途；言屈曲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也。

④投策捨杖也。

⑤眇

眇，無所歸薄貌。

⑥綿綿，微忠貌。

⑦紆心，鬱結也。

⑧真玄默也；兩句言此理久在胸襟，誰

謂形蹟能拘之哉？

⑨班固《幽通賦》：「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

李善註：「言考能

自保，又遺我善則也；里仁謂避地河西。」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①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柁守窮湖。②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③空歎將焉如！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④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

疑。

○郡建康也，東晉之都，今江蘇江寧縣。○規林無考，宜在鄧陽湖口。○潘安仁賦：「獨指

景而西逝。」此言爲風所阻，故曰限西隅也。○戢收也，柹音曳，梅也，湖指鄧陽湖。○南嶺

指廬山。○所生謂所生之地，猶故鄉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

南荆！○叩柹○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

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廬，

不爲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江陵當時爲荊州鎮地，今湖北荊南道江陵縣。○冥遠隔也。○江陵在荊州南部，故云。

一本作「西荆」。○柹音泄（么一），船旁板也。莊子：「漁父鼓柹而去。」○皛音香（一么）；

皇皇明白也。

④商歌言求自達也。商爲秋聲。此用寧戚故事：寧戚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軍自往，商歌車下，桓公慨然而悟。（見淮南子）。

⑤衛茅，謂衛門茅茨。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①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②雲鶴有奇翼，八表③須臾還。願我抱茲獨，傴僂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①會應也，須也：言凡隨運而生者，終須歸於盡也。

②列子天瑞篇：「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

體將休焉，物莫先焉。」注：「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按飲酒詩第十四首「不覺知有我，安

知物爲貴？」亦此意。③八表，謂八方之外。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嶺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颺矯素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爲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錢溪在安徽貴池縣東四十五里，今日梅根河，亦名梅根渚。○颺音標，（夕一么）風也；雲

翻雲中鳥也。○王業說：品物指高林雲翮，義風即謂高林雲翮也。○未隔言如舊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朱子語錄亦云：『廬山有淵明古跡處，曰上京。』

責子○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淵明五子：舒儼，宣侯，雍份，端佚，通修。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歸田園居五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二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

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軌。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澗水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屬。○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古樂府雜鳴行：『雞鳴高樹頭。』

○策柱杖也。

○近屬，謂親賓之相近者。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尙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

○華軒顯者所乘。

○子思子曰：

『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

○語

○莊子馬蹄篇：『夫赫胥之時，民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林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
 天界高。衆蟬無留響，聚○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
 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④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靡靡今遲遲也。○滓渣滓也；澄餘滓今言清之極，無餘滓也。○悲今同叢。○尋繹今溫習舊業也；言萬化反復相續不絕也。④陶樂也。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
 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

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干遇也：言疲勞而外，庶不遇他患也。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註④。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④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⑤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南村即栗里。據江州志：公本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徙此。○左傳：「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素心謂本心質素無炫飾也。○鄰曲指顏延之、殷景仁、龐通之。上云「素心人」，即指此

輩。^⑤勝任也：言此樂不可勝，無爲舍而去之。

與殷晉安別 ○并序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①非久長，一遇盡慇懃。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爲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隣。負杖肆遊從，淹留忘宵晨。語默^②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③脫有經過便，念來存^④故人。

○卽殷鐵，字景仁，陳郡長平人。○太尉，指劉裕。
 ①遊好猶交好也。②易經：『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
 ③良才謂殷；賤貧自謂。
 ④存，慰存也。

悲從弟敬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爲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竟不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疚，○二胤纔數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法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迴步，惻惻悲襟盈。

○九冥，猶九泉也。

○言在禮服雖屬從輩。

○言事業未成也。書：「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沉深也。疚，心病也。

○胤，異刃切，嗣也。

○殆，敬德妻亦已故。

○翳然，猶隱然也。

答龐參軍 ○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隣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况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

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本旣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以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唯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

○廡通之也，時家柴桑，與先生爲隣。

○賦賜與也；來賦指廡參軍之來詩。

○欲罷不能言

不能不答也。

○款然款洽貌；言情意淡洽也。

○楊公舊註謂楊永也，未考。

○本旣不豐

謂素糴瘠也。

○指禮記『禮尚往來』之義。

○傾蓋謂結交也；行道相遇，並車對話，兩蓋相切而下傾也。

相切而下傾也。

○諧，戲謔也。

○弱毫猶柔翰，筆也。

○宣，宣達也。

雜詩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流落成兄弟，何必骨肉

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暉，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中夜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余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藻，今作秋蓬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還復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擊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

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素標^①插人頭，前塗漸就窄。^②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代耕^③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蠶絲以應陽。政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

①爾雅：『荷，芙蓉，其實蓮。』 ②詩庭燎篇：『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今呼作遽，謂未

遽盡也。 ③鷦鷯振翼也；鷦讀若著，飛舉也。 ④荏苒猶展轉也。 ⑤莊子大宗師：『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⑥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

重寸之陰。』 ⑦用疏廣事；或勸廣遺金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前漢書疏廣傳）

④素標，謂素髮在頭若標誌然。

⑤前途就窄，猶云來日漸短也。

⑥代耕俸祿也。孟子：「祿足以代其耕也。」

⑦既失其方，則寒餒乃其理也。

和劉柴桑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①良辰入奇懷，
挈②杖還西廬。③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④谷風⑤
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
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⑥

①劉柴桑卽劉程之，嘗作柴桑令。按遠社高賢傳：「程之字仲思，少孤，事母以孝聞。謝安劉裕

嘉其賢，相薦之，皆力辭。裕以其不屈，乃旌其門曰「遺民。」又碧湖雜記：「遺民與周續之，陶

淵明隱於柴桑。號「潯陽三隱。」②案居散處也。言未忍與親舊離散也。③挈，提也。

④時遺民約靖節隱廬山，結白蓮社，靖節不欲，但時復往還廬阜（南阜）間。⑤畬，音余，田

三歲而治日奮。

⊗谷風，東風也。

⊗翳如，隱蔽貌。言渺茫也。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空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新葵鬱○北墉，○嘉稔○卷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

○四運，猶四序也。周，循環也。

○鬱，茂盛也。

○北墉，謂之墉。

○稔，同穗，禾穗也。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勩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機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閉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二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栖。

○隈，山水曲處。○司田管田者，眷顧也；有秋謂秋時有收穫也。書：「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曰語辭。○荷篠翁，即荷篠丈人。論語：「……遇丈人以杖荷篠。」註：「篠，竹器。」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負病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隣。願君謝諸子，從我潁水濱。④

○不尋常言不近也。○周續之嘗於安樂寺講禮月餘，與諸生辯析精奧，稱爲該通。——見

宋書周續之傳。○響然臻，謂如響之至，猶言響應也。荐禰衡表（見文選）有「羣士響臻」

句。○時續之與祖謝二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馬隊，故云。○潁水爲許由

洗耳之處（見莊子）。時續之雖隱居廬山，而頗從州吏招引，世號「通隱」，故陶公以此諷

之。

贈羊長史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①慨然念黃虞。^②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賢聖留餘迹，事事在中都。^③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④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⑤路若經商山，^⑥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⑦精爽^⑧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⑨駟馬無賁患，^⑩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①羊長史名松齡，秦川卽關中。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

左將軍朱齡爲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②三季者，三代之末季也。三季後猶言三代之後。

③史記伯夷列傳：「黃農，虞夏，忽焉沒兮！」④中都指洛陽。洛陽爲西晉故都。⑤時劉裕

始平下燕秦，故云。⑥邁行也。言已亦欲訪關洛，會病不獲俱行也。⑦商山在洛陽南十四

里，爲「四皓」隱處。③三輔舊事：「漢武帝爲四皓立碑，一曰東園公，一曰綺里季，一曰夏黃公，一曰角里先生。角，音祿。④精爽卽精神。⑤古今樂錄：「四皓隱居，高祖聘之不出，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奕奕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高蓋，其愛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⑥賈，貨也；無賈，患言患不可貸也。

飲酒二十首并序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自持。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⑤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栖栖④失羣鳥，日暮猶獨飛。裴回⑥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⑦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④此廡⑤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⑤見南山。⑤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⑤

行止⑤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⑥共譽毀。三季⑥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黃綺。⑥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⑤汎此忘憂物，⑤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⑤東軒下，聊復得此生。⑤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⑤連林人不覺，獨樹衆

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縑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栖。舉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迴。』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顏生稱爲仁，榮公歸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有客常同止，^①取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②規規^③一何愚，兀傲差若穎。^④寄言酣中客，日沒燭可炳。

故人賞^⑤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⑥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⑦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貧居乏人工，灌木^⑧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⑨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⑩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蘆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⑪不在茲，終以翳^⑫吾情。

幽蘭生前庭，含薰^⑬待清風。清風脫然^⑭至，見別蕭^⑮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烏盡廢良弓。^⑯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⑰觴來爲之盡，是諮無

不塞。①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②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③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④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⑤分，終死歸田里。冉冉⑥星氣流，亭亭復一紀。⑦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⑧雖無揮金事，⑨濁酒聊可恃。

義農⑩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⑪鳳鳥雖不至，⑫禮樂暫得新。⑬洙泗⑭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⑮區區諸老翁，⑯爲事誠慤慤！如何絕世下，六籍⑰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⑱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①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食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謂之「東陵瓜」。②會意趣也。

③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天之報施善人，其如

何耶？」④列子天瑞篇：「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行年已九十

矣。」⑤論語：「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⑥鼎鼎，太舒緩貌。禮檀弓：「鼎鼎爾則小人。」

④ 栖[△]栖[△]音[△]西[△]西[△]，猶[△]皇[△]皇[△]也，論語：『何[△]為[△]是[△]栖[△]栖[△]者[△]與[△]！』 ⑤ 裴[△]回[△]同[△]徘徊[△]。 ⑥ 厲[△]響[△]疾[△]響[△]也。唐

植[△]七[△]啓[△]，『依[△]違[△]厲[△]響[△]』。 ⑦ 言[△]勁[△]風[△]之[△]下[△]無[△]榮[△]盛[△]之[△]木[△]。 ⑧ 廕[△]托[△]庇[△]也。 ⑨ 悠[△]然[△]遠[△]貌[△]。 ⑩ 南

山[△]指[△]廬[△]山[△]。 ⑪ 莊[△]子[△]：『得[△]意[△]而[△]忘[△]言[△]』。 ⑫ 行[△]止[△]猶[△]行[△]為[△]也。 ⑬ 禮[△]：『毋[△]剿[△]說[△]，毋[△]雷[△]同[△]』。註：『雷

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謂[△]人[△]之[△]言[△]不[△]由[△]己[△]，苟[△]與[△]人[△]同[△]也。 ⑭ 見[△]贈[△]羊[△]長[△]史[△]詩[△]註[△]①。 ⑮ 咄

咄[△]嗟[△]歎[△]聲[△]；俗[△]中[△]惡[△]謂[△]毀[△]譽[△]雷[△]同[△]是[△]世[△]俗[△]之[△]惡[△]。 ⑯ 黃[△]謂[△]夏[△]黃[△]公[△]，綺[△]謂[△]綺[△]里[△]季[△]。見[△]贈[△]羊[△]長[△]史[△]詩[△]註[△]

⑰。 ⑱ 憂[△]音[△]邑[△]，露[△]溼[△]也；掇[△]音[△]咄[△]，拾[△]取[△]也；萼[△]花[△]也。 ⑲ 汎[△]同[△]泛[△]，泛[△]酒[△]也。 ⑳ 嘯[△]傲[△]謂[△]曠[△]放[△]不[△]受[△]拘

束[△]也。 ㉑ 得[△]此[△]生[△]謂[△]不[△]失[△]其[△]性[△]也。溫[△]汝[△]能[△]說[△]。 ㉒ 殄[△]填[△]上[△]聲[△]，滅[△]絕[△]也；異[△]類[△]指[△]衆[△]草[△]；卓[△]然[△]植[△]立

貌[△]。 ㉓ 繼[△]音[△]泄[△]，繫[△]也；塵[△]鞿[△]謂[△]塵[△]世[△]之[△]羈[△]絆[△]也。 ㉔ 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㉕ 田[△]父[△]老[△]農

也。潘[△]岳[△]秋[△]興[△]賦[△]：『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 ㉖ 漿[△]酒[△]漿[△]也。孟[△]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㉗ 繼[△]綫[△]同[△]蓋[△]襪[△]。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謂[△]之[△]繼[△]綫[△]。（揚[△]子[△]方[△]言[△]。） ㉘ 汨[△]音[△]覓[△]，通[△]作[△]濕[△]。楚[△]辭[△]漁

父[△]篇[△]：『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五[△]臣[△]注[△]：『溷[△]泥[△]揚[△]波[△]，稍[△]隨[△]其[△]流[△]也。』 ㉙ 天[△]性[△]所

賦[△]曰[△]稟[△]。 ㉚ 紆[△]屈[△]曲[△]也；紆[△]鬱[△]猶[△]『宛[△]鬱[△]憩[△]遠[△]衢[△]』之[△]宛[△]鬱[△]。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註[△]②。

◎隆安三年十一月，海賊孫恩陷會稽。劉牢之率軍東討。時先生從幕東行。◎顏生顏回也。

◎榮公即榮啟期。列子天瑞篇：「……孔子曰：『先生（稱榮）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

甚多：天地萬物人爲貴，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

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

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歸猶稱也。論語：『天下歸仁焉。』言稱

其仁也。◎客養猶生寄也。◎古詩：『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前漢楊王孫臨終

謂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脫囊以身親土。◎漢

張犖，字長公，釋之之子，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復仕。◎楊倫字仲理，後漢時

爲文學掾，志乖於時，遂去職，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人。◎晉書王導傳：『悠悠之談，宜絕智

者之口。』◎止居也。◎領領會也。◎規規自失貌。莊子：『規規然自失也。』◎兀傲

同傲兀，傲然突兀不和於物之貌。顏頴悟也。◎賞賞識也。◎班荆布荆於地而坐也。左傳：

『楚人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奔於晉，聲子遇於鄆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參看連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見漢書董仲舒傳）悲道之不得致也。⑨史記孔子世家

『禮樂至此可得而述。』⑩洙泗昔孔子設教之地。泗河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洙爲泗水

之支流。⑪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燒詩書百家語。見史記秦始皇本紀。⑫諸老翁似指

漢初之諸經生。⑬六籍，即六經。⑭先生嘗取頭上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怨詩楚調 示龐主簿 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①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②

①古今樂錄：怨詩始於下和，繼以班婕妤。下和，楚人，故爲楚調。②舊注：謂龐遵，主簿，官名，管

理文書簿籍，各署皆有之。③舊註：未詳。治中，官名，爲州刺史之佐吏，治衆曹文書。④結髮，

猶言自幼也。⑤備[△]僂[△]猶勉强也。⑥禮記曲禮：『三十壯而有室。』左傳襄二十七年：『齊

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杜註：『偏喪曰寡。』⑦螟[△]蟻[△]皆害苗之蟲。食心曰螟，食苗曰蟻。

⑧鍾[△]期[△]即鍾子期，春秋時楚人。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聽而知之。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謂世無賞音者。

於王撫軍座送客①

冬日淒且厲，②百卉具已腓。③爰以履霜節，④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條無依；洲渚⑤四緬邈，⑥風水互乖違。瞻夕欣良讌，離言聿云悲。⑦晨鳥暮來還，懸車⑧斂餘暉。逝止判殊路，⑨旋駕悵遲遲。目送迴舟遠，情隨萬化遺。

①王弘瑯琊人，義熙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臧

登之爲西陽（湖北黃岡縣）太守，時被徵還京。謝瞻爲豫章（江西南昌縣）太守，時將赴郡，

王撫軍於潞浦（在江西九江縣西）餞之。是必邀陶公預宴，故文選載謝瞻卽席集別詩，首

章紀座間四人。

①厲肅殺也。

②腓變也，病也，變而黃也。

③履霜節指秋冬之交。禮月令

『季秋之月：霜始降。』

④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

⑤緬邈遠也。

⑥聿遂也，言云

皆語辭。

⑦懸車將昏時也。淮南子：

『日至悲泉……是爲懸車。』

⑧逝者指將行之客，止

者自謂。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①五月中，清朝起南颺②不駛③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閒
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
靡所揮④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⑤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①西曹賊曹皆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官屬。

②史記律書：『五月也，律中蕤。』音仁佳反。賒

……陰氣幼少，故曰蕤陽不用事，故曰賒。

③颺，音思，風也。

④駛，疾也。

⑤揮，揮杯也。

⑥除音奢，除遲遲久也。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迴復①遂無窮。發歲始俛仰，②星紀奄將中。③南牕罕悴物，④
 北林榮且豐。萍光寫⑤時雨，晨色奏景風。⑥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
 盡，曲肱⑦豈傷冲？⑧遷化⑨或夷險，肆志無窳隆。⑩卽事⑪如已高，何必升華

嵩？⑫

- ①迴復往來也。
- ②發歲猶開歲：言開歲以來纔俛仰間耳。
- ③星紀牽牛斗也，爲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星紀將中卽一歲將中也。
- ④悴物枯悴之物也：仲夏之時，萬物榮盛，故罕悴物。
- ⑤寫，傾也。
- ⑥景風南方之風也。
- ⑦論語：「曲肱而枕之。」言臥也。臂之第二節自肘至腕謂之肱。
- ⑧冲和也。
- ⑨遷化謂變易也。
- ⑩窳欲乳切（ㄉ），敗也；隆與也。
- ⑪卽事猶言目前也。
- ⑫華西嶽，嵩中嶽。

九日聞居并序

余聞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其華，寄懷於言。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隨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聞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見後。

○持舉也；醪，音勞，濁酒也。

○服，佩也。

○世短意常多，即昔人詩「人生不滿百，

而懷千歲憂」之意。

○辰，日月之會也；依辰，至謂日與月之數皆九也。

○九，久同音；斯人

樂久生，故愛「重九」之名。

○頽齡，謂衰老之年也；制，制止也。荊州記：「菊花水，飲之能瘳疾

延年。」○齊註：時運，指易代之事。

○爵罍，皆酒器；塵封之爵與虛空之罍，皆不得其用，徒

相愧恥而已。詩小雅：「餅之馨矣，唯鬻之恥。」

○寒華，即菊花。

○徒歌，曰謠。

○緬焉，思貌。

①棲遲遊息也。②淹留猶棲遲也。按飲酒詩第十六首有「淹留遂無成」句，此翻其意也。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懷舊人，驟驥感悲泉。明且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闕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缺清醕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顛頓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常侍官名。○古詩：「市朝易人，千載墓平。」○驟疾速也；驟驥即白駒過隙之意。悲泉

日止處也，見於王撫軍座送客詩註。○秦穆談指尚書秦誓「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

有之」數語。闕遠闕也。愆過也。攸所也。

擬古九首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佳

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尙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故匪石，○君情定何如？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顏基無遺主，游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不好

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之。伊懷誰與道，爲君作此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土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

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初平元年，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田疇，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乃自選其家客，與少年勇壯二十騎俱。旣取道出塞，趣朔方，循閒徑去，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得報還，虞已爲公孫瓚所滅。疇謁虞墓，陳章表，哭泣而去。瓚大怒，拘之。或說瓚：『囚義士，恐失衆心。』乃遣疇。疇北歸，百姓歸者五百餘家，疇爲約束，興學學校，北邊翕然。』

〔魏志田疇傳〕 顯寧人說「泰」一作「春」。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蟄蟲咸動。』

○詩柏舟篇：『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北邙山，爲漢晉君臣墓所在地。『見洛陽志。』

○見後有會而作篇註。

○上絃下絃，猶言初曲終曲，別鶴孤鶩，並琴曲名。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改娶，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乃援琴而鼓之。『雀豹古今注。』

○臨淄，古時齊國之都，今屬山東膠東道。

○史記孟軻列傳：『齊

之稷下，如淳于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屬，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稷下在今

山東臨淄縣北。張掖晉涼州地，今屬甘肅甘涼道。幽州古燕國，奄有今奉天、直隸及朝鮮

北部之地。史記伯夷列傳：「伯夷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采薇而食。」今山西永濟縣南

有雷首山，亦曰首山，伯夷采薇處即此。此外又有三首陽山，一在直隸盧龍縣東南，一在河南

偃師縣西北，一在甘肅隴西縣西南，流俗亦謂是夷齊餓處。戰國策：「荆軻刺秦王，太子及賓

客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易水有三，曰中易，曰北易，曰南易，皆出今直隸易縣。說苑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施惠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語也。」

遊斜川并序

辛丑歲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一二隣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曾城○鮒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飜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曾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

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唯澄，班坐④依遠流。弱湍馳文鮪，閒谷矯鳴鷗。迥澤散游日，緬然睎曾丘。雖微九重秀，④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①斜川，在今江西潯陽道星子縣。

②曾城山，卽烏石山，在星子縣西五里，上有落星寺。

③

南阜指廬山。

④乃不復爲嗟歎。

⑤泉澤也。

⑥淮南子：崑崙山有曾城九重。靈山卽指此。

⑦班坐，謂班草而坐也。

⑧九重秀，見註⑥。

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歡，興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媿我非

韓才；^①銜戢知何謝，^②冥報^③以相貽。

^①副稱也；期望也；言主人之遺贈能稱所期望。

^②爵實曰鎡。

^③用韓信故事。史記淮陰侯

傳：信釣於城下；諸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

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④銜感也；戢聚也；言衆感聚於心，不知何以爲謝也。

^⑤謂於幽冥中相報也。

有會而作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尙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①亞九飯，^②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

自遺。①斯濫豈攸志，困窮夙所歸。②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①怒如飢貌。詩周南：「怒如調飢。」怒，音溺。②說苑：「子思居衛，三旬九遇食。」禮記

檀弓：「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飢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曰：『來

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蒙袂不欲見人也。③論語：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挽歌三首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①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

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浮蟻今謂酒面之浮沫也。張協七命：『浮蟻星沸。』

○嶢嶢今讀若樵堯，高貌。

桃花源詩并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

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

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

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 ⊙ 亂天紀， ⊙ 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 ⊙ 伊人亦云逝。往跡寔復溷，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

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歎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④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秦，屬姓。

○書胤征：『假擾天紀，』傳：『紀，日時司所主也。』

○見贈羊長史篇註④。

④自秦末之亂至晉太元中凡五百八十餘年。

詠貧士七首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久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坐外，日昃不遑研。閒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

此賢。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門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蕘有常溫，採芣足朝飧。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遠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

相從。

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①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脩。

①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藿不糝。（說苑）

②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史記孔子世家）謂慍怒現於色也。

③註見飲酒篇註④。

④原憲居魯，

環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土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垂冠纒屨，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先生何病？』憲曰：『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愧色。（莊子讓王篇）又曾子居衛，縵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

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同書同篇）是『決履』、『清歌』俱曾子事，而作者屬之原生，乃使事之誤。⑤重華、虞舜之號。⑥見註④。⑦

本註①。⑧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⑦黔婁先生與其妻偕隱於野，魯君將致政焉，不應；與之祿，不受。其歿也，曾西弔之，上堂，見先生橫在牖下，枕慙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用以斂，覆首則足見，覆足則手見。曾西曰：「邪引其被而覆之則斂矣。」黔婁之妻曰：「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邪之故至於此生而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列女傳）

⑧黔婁之妻曰：「先生者，……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同書）

⑨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跡，謂其已死。入，見安偃臥，問其故，曰：「大雪乏食，不宜干人。」（後漢書袁安傳）

⑩未詳。

⑪舊註：「苦，疑作柜，柜皮可食。按柜爲柳屬，大葉。」

⑫子夏曰：「吾入見先生之義，出見富貴，二者交戰於胸，故癩；今見先生之義戰勝，故肥也。」（韓非子）

⑬張仲蔚，扶風人，隱身不仕，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時人莫識，惟劉龔知之。

⑭子貢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莊子讓王篇）

⑮黃子廉曾爲南陽太守。見後漢書黃蓋傳。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中。見風俗通。

詠二疏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願？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棄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卽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前漢書疏廣傳） ○大象猶天行也。 ○史記蔡澤傳：『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詠三良^①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②泫然沾我衣。

① 秦伯任好（即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左傳文六年）
② 詩秦風黃鳥篇：『交交黃鳥，止于棘。』
③ 同篇：『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詠荆軻^①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

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公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
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荆軻入秦，太子丹及賓客送之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爲變徵之聲……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荆卿去至秦，進地圖，圖

窮而匕首見。魯勾踐聞之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見史記刺客列傳）○淮南

子：『……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筑，似琴，以竹擊之。

讀山海經○十二首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
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

一山。[⊙]高醑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洛洛清淫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唯酒與長年。』

逍遙燕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

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精衛銜微石，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巨猾肆威暴，欽馭違帝旨。竊祿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鷓鴣豈足恃。

鷓鴣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繇，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

見猜；
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

①山海經相傳爲伯益所著，漢劉歆校定，實小說家言，載海內外絕域山川人物之異，有郭璞

註，今本凡十八篇。②周王傳即穆天子傳，晉太康二年汲郡民發古塚所得，亦有郭璞註。

③山海經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帶勝。』

④西王母雖居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窟，游息之處，不專住一山也。⑤穆天子傳：『吉日

甲子，天下賓於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邱陵自

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⑥山海經西山經：『槐江之山……其上：

多藏琅玕，黃金玉……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爰有淫水，其

清泔洛。』郭註：『平圃，玄圃也。』琅玕，玉屬。⑦山海經西山經：『崆峒山其上多丹木……黃

華而赤實，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

黃帝乃取崆峒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澗澤而有光……天地鬼

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瑾瑜，皆良玉。崆峒音密。⑧山海經西山經：『三危之山，青

鳥居之。郭註云：『今在燉煌郡，尙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也。』又云：『三青鳥主爲西

王母取食，別自栖息於此山也。』
②山海經東山經：『蕪皋之山，……東望樽木。』又大荒

東經：『大荒之中，有山曰孽搖顛，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湯源，谷上有扶木。』又海外

東經：『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樽木卽扶木，卽扶桑；湯源卽暘谷。』
③山海經海外南經：

『三珠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
④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番禺

東。』註：『八樹而成林，信其大也。』
⑤大荒西經：『王母之山，……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⑥山海經海外南經：『不死民在其（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郭註：『員丘山，上有不

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
⑦三辰日月星也。⑧渠央，見雜詩第三首註①。

⑨山海經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

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註：『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又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曰

咸都，載天有人，……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

澤，未至，死於此。』注：『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
⑩山海經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

焉……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

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①同書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

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刑天，獸名也；干戚，卽盾斧也。②山海經西山經：『鍾

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鴉殺葆（或作圃）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

鴉化爲大鴉……見則有大兵；鼓亦化駿鳥……見則其邑大旱。』又海內西經：『貳負之臣

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又北山經：『有獸焉……名曰窫窳……其音

如嬰兒，是食人。』又海內西經：『窫窳有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鴉符悲切（文）；窫

音札（出Y）；駿音峻（P又J）。③鵠當作鴉。山海經南山經：『桓山……有鳥焉，

其狀如鴟……其名曰糝……見則其縣多放士。』④懷王世謂屈原被放之時也。⑤山

海經南山經：『青邱之山……有鳥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⑥重華舜號

舜，言於帝，請流其工於幽陵……殛鯀於羽山。（見史記五帝本紀）⑦仲父管仲也；姜公

齊桓公也，齊姜姓，故曰姜公。管仲病，桓公問易牙，開方，豎刁，仲對曰：『非人情，不可近。』桓公

不用仲言，卒用三子。（見史記齊世家）

桓公病，易牙、豎刁、常之巫作亂，塞公門。有一婦

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飢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具以對。公歎曰：『死者有知，

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見呂氏春秋）

形影神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知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洟。○——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
悲悅。憩陰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
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酒云能銷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
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
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
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
須盡，無復獨多慮。

○營營往來擾擾貌；惜愛也，求也。列子天瑞篇：『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常理

謂自然不易之理。草木得露而繁榮，遇霜而枯悴，此常理也。○適纔也。○奄忽也。○奚

何也。列子天瑞篇：『連轉亡已，天地宏移，疇覺之哉？』○親謂親故，識謂相識。○漚音而

涕流貌。○騰化謂升騰仙化。○爾如此也，言必如『適見……』以下六句也。○崑謂

崑崙；華謂華嶽；相傳為神仙及道者所居之地。○蔭樹陰也，乖，姑歪切（《方》）背也；在樹

陰則有形無影，故若乖離；止日下則有形必有影，故『終不別』。○同合也；有形有影，故曰

同。○黯爾失色貌。○五情謂喜、怒、哀、樂、怨也。○立善即立德，立功，立言。○竭盡也；謂

盡力也。○方比也。○劣鄙也。○大鈞，猶言造化。陶人為圓器，其轉輪曰鈞；言天造萬物，

如陶之在鈞也。無私力，謂不私其力也。○森盛也；著形者也；言萬物森然形著也。○三才

即天地人。○我神自謂。○三皇說各不同。○謂伏羲、女媧、神農；○謂伏羲、祝融、神農；

○謂虞、舜、禹；○謂伏羲、神農、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元孫，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八百歲，猶

恨不壽。○委隨也。○縱浪猶言放浪。○大化自然也。

汲古閣本唐元人集

商務印書館影印

唐四名家集 四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一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一元三角

寶氏聯珠集 續藏書編

李賀歌詩編 四卷集外詩一卷

唐風集 三卷 杜甫總撰

唐英歌詩 二卷 吳融撰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
毛邊紙印 二元四角

五唐人詩集 五册一函

孟襄陽集 二卷 孟浩然撰

孟東野集 十卷 附一卷 孟郊撰

追昔遊集 三卷 李紳撰

金荃集 七卷 別集一卷 溫庭筠撰

香奩集 韓偓撰

唐六名家集 六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三元

常建詩集 三卷 附錄一卷 集外詩一卷 常建撰

章蘇州集 十卷 拾遺一卷 章蘇州撰

王建詩 八卷 王建撰

鮑溶詩 六卷 集外詩一卷 鮑溶撰

姚少監詩集 十卷 姚合撰

韓內翰別集 附補遺 韓偓撰

唐人八家詩 八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四元
毛邊紙印 三元四角

丁卯集 二卷 許渾撰

甲乙集 十卷 羅隱撰

碧雲集 三卷 李中撰

李文山詩集 三卷 李羣玉撰

李義山集 三卷 李商隱撰

薛許昌詩集 十卷 薛能撰

長江集 十卷 附錄一卷 賈島撰

臺閣集 李嘉祐撰

元人十種詩 三册二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十二元
毛邊紙印 十元

遺山先生詩集 二十卷 元好問撰

薩天錫詩集 三卷 集外詩一卷 薩都刺撰

金臺集 二卷 迺賢撰

玉山草堂集 二卷 集外詩一卷 頭回撰

吟嚶集 宋無撰

翠寒集 宋無撰

倪雲林先生詩集 六卷 附錄一卷 倪瓚撰

南村詩集 四卷 陶宗儀撰

句曲外史集 三卷 補遺二卷 附一卷 張雨撰

霞外詩集 十卷 馬臻撰

影印古書

商務印書館

顧氏文房小說

十冊一函 連史紙 六元

原書爲明代陽山顧元慶刻本，凡四十種，皆係漢晉六朝唐宋著名小說，所據悉係善本，昔黃義圃稱爲罕秘，嘗欲求其全書，而不可得，本館印有全部，今以縮印，公諸同好。

漢魏叢書

四十冊四函 連史紙 廿四元

此明代新安程榮刻本，是書刻本凡三種，程刻最先，何允中次之，清乾隆間王謨重刻何本，彼時已未見程刻，今閱百餘年，更可珍貴，本館購得初印明本，茲特繕景印行，極爲明顯。

別下齋叢書

(並添附梓舊) 四十冊
連史紙廿二元 毛邊紙十八元

迭存叢書

三十冊
連史紙十六元 毛邊紙十二元

涵芬樓秘笈

共十集
第一集八冊 連史紙三元 毛邊紙二元
第二至各八冊 連史紙二元半 毛邊紙一元
第十集 紙

四部叢刊單行本

(另印目錄贈閱)

學津討原

二百冊
連史紙一百二十元 毛邊紙九十六元

續古逸叢書

二十二種
四十六冊
夾頁紙一百卅二元 斜半紙九十元

△另印書學書目贈閱



學生國學叢書
陶淵明集

此書有著作權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傅

東

華

編輯主幹

朱王

經岫

農廬

印發行
者兼

上海

寶山

路

發行所

上海

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TAO YUEN-MIN'S WORK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 W. FU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July, 1927

Price : \$0.3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